

圣经女士师与《杨家将演义》穆桂英 形象比较研究*

林 艳

内容提要：希伯来圣经女士师底波拉和雅忆拯救以色列脱离外族欺压，《杨家将演义》中的穆桂英是抗击辽国入侵宋朝的一代女杰，她们都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女英雄，彰显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希伯来女英雄以迦南神话的亚舍拉和亚斯他录为神话原型，穆桂英的神女背景为其军旅生涯增添传奇色彩。底波拉和雅忆书写了女英雄守望合作的理想关系，穆桂英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里以身报国。希伯来女士师彰显个人主义英雄气概，穆桂英是儒家忠孝节义观产生的集体主义英雄。女英雄的家国情怀满载着爱国主义价值符号，对当今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女英雄，女士师，底波拉，雅忆，穆桂英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对中国经典和圣经的跨文本阅读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22JJD730007）之子课题“跨文本阅读与当代圣经研究”的阶段成果。
[This paper is the initial output of “Cross-textual Reading and Contemporary Biblical Study”, which is a sub-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Maj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Cross-textual Reading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Bible, and Culture Identity Studies” (22JJD730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mages of Female Judges and Mu Guiying

LIN Yan

Abstract: In the Hebrew Bible, Deborah and Jael were female judges who saved Israel from the oppression of Canaanites, while Mu Guiying was the heroine who resisted the invasion of the Liao's Empire into the Song Dynasty. All were heroines who saved nations from extinction, and their great contributions exhibit the strong emotional complex of family and country. The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of Hebrew heroines were adopted from Canaanite religious culture, whereas Mu Guiying acquired military skills from a goddess giving her military career a supernatural hue. Deborah and Jael demonstrated an ideal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Mu Guiying sacrificed her life for her country in such a traditional culture where man was superior to woman. Hebrew female judges displayed individual heroism; Mu Guiying is a collectivist heroine cultivated by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loyalty, filial piety, chastity and righteousness. These heroines' emotional bond to home and country reflects patriotic value symbols which may be instructive for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is era.

Keywords: heroines, female Judges, Deborah, Jael, Mu Guiying

Author's contact info: Jao Tsung-I Institute of Culture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Email: lingyunly@163.com

中国古典文学曾塑造出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梁红玉四大女杰；对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圣经亦记载了女士师底波拉和雅亿的战争事迹。她们是中国和希伯来两种文化形态里的女英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本文将犹太文化传统里的女士师底波拉/雅亿和中国北宋抗辽女英雄穆桂英的形象加以比较，通过探究女英雄形象的原型及其发展流变，考察女英雄体现的家国情怀与女性意识，分析比对中希文化价值观下女英雄形象的异同，再思英雄文化在当代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意义。

一、女英雄的神话背景

希伯来圣经记载了底波拉和雅亿这两位战争女英雄，她们生活在约公元前13至公元前11世纪的以色列士师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①正因为没有君王统治，以色列各支派不断陷入异族蹂躏、部落仇杀、纲纪失序、灵性堕落的黑暗境况。底波拉是以色列为数不多的女士师和女先知。她曾预言女子雅亿将取代元帅巴拉获得耶和華的祝福。雅亿遇见从战场上逃窜下来的迦南将领西西拉，乘其熟睡之机，用帐篷橛子钉在他太阳穴上，致其身亡。因女士师的拯救，以色列国中太平四十年。

底波拉与雅亿的拯救能力如有神助。考察古代迦南神话，

^① 《圣经（新标准修订版）》（香港：香港圣经公会，1989），411。[*Shengjing (Xin Biaozhun Xiuding Ban (Holy Bible))* (Hong Kong: Hong Kong Bible Society, 1989), 411.] 本文的圣经引文均出自该译本。

能发现她们本来就是神祇。底波拉与迦南风暴神巴力的配偶阿纳特 (Anath) 有关。《士师记》第 5 章的底波拉之歌称：“在亚拿 (Anath) 之子珊迦的时候，又在雅亿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 (5: 6)。据考其中的亚拿就是阿纳特，“亚拿之子”突出了亚拿的母亲身份，而底波拉被誉为“以色列的母” (士 5: 7)，可见亚拿 / 阿纳特与底波拉的关系以文化记忆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词源学上考察，雅亿 (יַעֲרִי) 的希伯来文原意为“山羊” (עֵז)、“狩猎者”^①，在迦南文学里，牧放山羊的神亚斯他录 (Astarte) 常被冠以“女猎人”的称号^②。亚斯他录和雅亿都有“击打头骨”的战绩。例如，“愿赫隆 (Haron) 击打你的头部，亚斯他录…… (击打) 你的王冠”^③。亚斯他录 (与赫隆) 赢得了打落敌首 (王冠) 的美名。从《士师记》第 5 章就能看到雅亿击打西西拉头骨的战绩：“雅亿左手拿着帐棚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5: 26b) 不难看出，雅亿和亚斯他录神的关联性非常明显。

底波拉与阿纳特、雅亿与亚斯他录之间的关系渐次清晰，两位女英雄都有迦南神话背景。而且，阿纳特和亚斯他录经常被并列提及，她们几乎是一对姊妹神，两位神祇之间的紧密关系实际上反映出迦南神话发展到晚期的形态。希伯来圣经深受古代迦南宗教神话的影响，因而《士师记》第 4-5 章描写底波

①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The Brown-Driver-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 (Bost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3), 418.

② J. Glen Taylor, “The Song of Deborah and Two Canaanite Goddess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7, issue. 23 (1982): 103.

③ *Ibid.*, 101.

拉的事迹后紧接着叙述雅亿的故事。底波拉之歌将底波拉与雅亿并置，乃是对这两位迦南神祇在遥远往昔共生共现的提醒：底波拉体现出对古代战神阿纳特的神话记忆，雅亿以战神亚斯他录的神话想象补充了阿纳特的历史。底波拉虽然有战神的神话影像，在《士师记》里并没有直接参战。她打仗的能力在雅亿身上得到实现：“雅亿左手拿着帐棚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她脚前曲身扑倒。”（士5:27）诗歌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也表现出雅亿的英勇无畏。很多读者认为雅亿锤杀西西拉的场面过于血腥，他们无法理解圣经这本圣书居然宣扬暴力，然而雅亿的行为在两国交兵的战争语境里，在生存高于一切的战争法则下却是正当的。底波拉和雅亿的原型居然是迦南神话里阿纳特和亚斯他录两位战争女神，这从神话学的角度揭示出，底波拉和雅亿何以在众强林立的男性社会留下自己的姓名。

中国古典话本小说《杨家将演义》叙述北宋初年杨家兵将抗击辽国及西夏的入侵，留下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突出表现了穆桂英穆柯寨比武招亲、大破天门阵、亲率十二寡妇西征等奇功伟业。穆桂英几乎是在杨家后继乏人的情况下挂帅出征的，拯救了满门忠烈的杨家，亦拯救了赵宋王室因边患岌岌可危的江山。明代的《杨家将演义》对女英雄穆桂英不乏超凡脱俗的美化描写，说她的超强武艺是神女所赐：“曾遇神授三口飞刀，百发百中。”^①另一种传说《杨家府演义》形容穆桂英“曾遇

① 熊大木：《杨家将演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112。[Xiong Damu, *Yang Jiajiang yanyi* (Legend of Warriors of Yang Family) (Hangzhou: 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112.]

神女，传授神剑飞刀”^①。穆桂英在与敌将白天虎交兵的战场上颇有气吞山河之势：“只见两口大刀像闪电一般，真是杀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两骑战马似蛟龙入海，往返盘旋奔驰，推波逐浪尘土扬。两人斗到十来回合，穆桂英灵机一动，卖个破绽，故意让对方来攻，遂顺手一刀背，将白天虎打下马来……将白天虎斩为两段。”^②穆桂英虽然不似底波拉和雅亿富于女神血统，但是其高超的武艺却是神祇所授，因而被称为韩信重生、战神在世，这令她的军旅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英雄跟男子一样保家卫国，建立功勋，女英雄亦克服了自身的性别限制，体现出合作精神与魄力。底波拉与雅亿的紧密关系不仅有神话背景做支撑，她们的故事也体现了不同女性间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底波拉指挥了对迦南王夏琐的战役，雅亿刺杀了迦南人的逃亡将军，二人合作击败了入侵的迦南人。传统社会普遍认为男性之间有较好的合作，女性自从成立家庭以后，彼此之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紧密。然而，底波拉和雅亿却诠释着女性之间相互守望的合作关系。且雅亿的家庭与迦南人

^① 《杨家府演义》，无名氏，竺少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50。
[*Yangjia fu yanyi* (The Romance of Yang Family), punctuated by Anonymous and Zhu Shaohu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0), 150.]

^② 林邦柱：《忠勇烈火情——穆桂英演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78-79。[Lin Bangzhu, *Zhongyong liehuo qing: Mu Guiying yanyi* (Loyal and Brave Passion: Romance of Mu Guiying)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9), 78-79.]

通好，她刺杀迦南将军西西拉堪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可见她与以色列士师底波拉的合作非常彻底。

《杨家将演义》除了描写精忠报国的女英雄穆桂英之外，还塑造了至辽营参战的西夏国郡主黄琼女一角，对黄琼女的描写充满了神秘奇幻的想象。黄琼女把守的连弩营“阴风凛凛”，该女“手执骷髅”，营内妇女“披露形体”，这显然是有意将黄琼女妖魔化的书写策略。^①黄琼女钦佩穆桂英的军事才能，穆桂英乘机成功地策反黄琼女，二人里应外合攻破了辽人的天门阵。然而她们之间的合作并非简单的女性间合作。穆英雄和黄琼女分别是传统男性社会定义的天使形象和女妖形象，她们的关系仿照了传统社会两性关系模式，即男性支配女性，女性崇拜男性。作为女妖的黄琼女崇拜近似于伟岸男子的穆桂英。黄琼女投降宋军的情节设计，跟圣经里主动献降的外邦妓女喇合有类似的象征含义。

底波拉显示出充分的女性自觉意识。她首先预言荣耀将归于雅亿，并为雅亿唱赞歌，说人们所处的时代是“雅亿的日子”（5:6），“愿基尼人希百的妻雅亿比众妇人多得福气”（5:24）。穆桂英亦体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杨家将故事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描绘塑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女性群体——杨门十二女将。穆桂英的形象更是杨门女将中的翘首。在男尊女卑的文化环境里，她以一种决然独立的社会文化角色投身战争。古代女子要参与社会生活，大多通过异装来寻求主流男性文化的认可。著名女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十四载，同行未认出她的女子身份，可见其隐藏之高明。祝英台着男子

^① 林邦柱：《忠勇烈火情——穆桂英演义》，116。

服装异地求学三载，质朴的梁山伯在其几经暗示下都未认出她的女儿身份。民女冯素珍为救夫婿李兆廷，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竟被当朝皇帝召为驸马。古代女子参与社会生活，要么就像穆桂英这样红颜武装，将巾帼将领的风采直接示人：头戴金翅凤冠挑雉尾，身着凤凰裙，骑一匹桃花马，手执秀鸾大刀。这种鲜明的性别区分在古代军营里异常抢眼，其意义不亚于坐在棕树下统治以色列的底波拉。穆桂英虽为女流，却是古今罕见的军事奇才。她年纪轻轻，即在天波府挂帅出征。用兵布阵神出鬼没，大破辽兵天门阵，为其树立极高威信。她敢作敢为，战场上生擒杨宗保，逼婚择婿。^① 很难想象在北宋封建文化的帷幕下，能涌现出这样一位不受宗法约束、颠倒乾坤的女中豪杰。然而，她又绝非了无女性特征、被异化了的“男性在场”。相反，她用自己的言行生动诠释了女子也能是保家卫国的坚强柱石，是不可或缺的“半边天”。^②

三、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

底波拉 / 雅亿两位希伯来女英雄身上体现了强烈的神圣预定论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传统在希伯来圣经里最初与先知有密切关系。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先知大多过着离群索居、标新立异的生活，他们那离奇的经历，奇特的视野，大胆的说

① 周传家：《家国情怀和女性意识的交响迭奏》，《戏剧综论》，2019年第5期，12。[Zhou Chuanjia, “Jiaguo qinghuai he nǚxing yishi de jiaoxiang diezou” (Duet of State Nationalism and Female Awarenes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rama*, no. 5 (2019): 12.]

② 周传家：《家国情怀和女性意识的交响迭奏》，9-13。

论被时人视为病人、疯子、不受欢迎的人，然而他们却是那个时代引领“潮流”、左右风向的狂飙式人物，是彼时不受认可的宗教领袖，和凭借一己之力推动文化变革的英雄。

在希伯来圣经中，最早的这类英雄是先知摩西。摩西带领希伯来同胞降十灾、过红海、出埃及，其拯救伟业被一代代以色列人讲述，已然融入民族血脉和历史神话记忆中。它也是当今西方文化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好莱坞将出埃及故事拍成动画片，把自由、平等、独立等西方传统价值观多手法、全方位地传递给全世界的青少年，反映出美国对古老圣经传统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先知以赛亚有关和平的预言“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赛2:4），被刻写在联合国总部大厦，成为这个时代国家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写下《耶利米哀歌》的先知跟其他以色列人一同遭遇了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摧毁的恐怖灾难，当人们纷纷出逃去外地谋生时，耶利米却在首都买田置地，谋求长期发展，以此坚定人们的信心（耶32）。耶利米以身垂范，起到凝聚人心和重塑梦想的作用。先知阿摩司有关公义的预言“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4）是被现代西方法律体系钟爱的名言，经常被镌刻在法庭外墙的显眼处。先知何西阿是那永恒不变的丈夫，象征背约的以色列虽然三番五次离弃耶和華，却依然得到怜悯和拯救。时至当今，“以诚实和慈爱待人”（何2:19）已超出家庭伦理范畴，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先知约拿对外邦人的态度，从敌视转向和睦，向敌族传递和平的信息，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符合当下普世主义的价值诉求。这些希伯来先知是当时社会的先锋、前卫的思想引领者，也是今天普世文化价值的源头活水。先知

是孤独的英雄，是能力超群的个人，更是以色列社群的神圣言说者。先知的个人英雄主义总是由其身后的神圣力量所带领，他们那引领时代、创造文化的变革能力，往往与超自然力量推动人类历史变革的唯心主义神学观交相混融。不难发现，底波拉/雅亿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以耶和华上帝为导向的，体现出彼岸世界对此岸世界文化价值观的介入和引领。

中国古典文学标榜的巾帼女英雄则是儒家忠孝节义文化孕育出的集体主义英雄，她们为家庭、民族、国家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体服务，强调最大限度地隐藏或者抹杀个体的、女性的特征。穆桂英驰援莱州时怀有身孕，当朝廷请她出征时，她接受“国难当头”的召唤，再次征战沙场，多次与敌人短兵相接。^①因此，穆桂英身上体现了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英雄观，在处理家与国的关系时，英雄往往舍小家而顾大家，甚至抛弃和抹杀自身的生理特征，寻求得到社会多数人认可。其中没有绝对超越者的介入和引领，有的是国家政治力量主导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

中国古典文学中类似的集体主义英雄还有花木兰。《木兰辞》这首诗的主题并不在于描写“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争战场面，木兰参军的动机是“替爷征”^②，也就是说，儒家孝道文化才是支撑木兰出生入死、征战沙场的力量来源，保

① 周传家：《家国情怀和女性意识的交响迭奏》，158。

② 王青、李敦庆：《两汉魏晋南北朝民歌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45-348。[Wang Qin, Li Dunqing, *Lianghan Weijing Nanbei Chao mingge ji* (A Collection of Folk Songs in the Ha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345-348.]

家卫国、报效朝廷并非其参军的动力^①。但《杨家将演绎》基本上用战争场面构筑了整个叙事底色，穆桂英的英雄本色也主要通过杀敌立功表现出来。抵御侵略、尽忠朝廷、渴望和平的价值体系，规范和制约着穆桂英等杨门女将的英雄主义行为。因此，穆桂英与希伯来圣经女士师底波拉/雅忆的战争形象存在可比性。

无论是底波拉/雅忆在超越性力量引导下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穆桂英等中国古典文学表现的集体英雄主义，都饱含着爱国主义情怀。只要有民族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不会过时。

结 语

希伯来文化里的女士师底波拉和雅忆拯救了身处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迦南文化的阿纳特和亚斯他录是其拯救力量的原型和守护神。文学作品也多将其塑造成能征善战的战神形象。希伯来和中国文化中的女英雄都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她们完全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她们身上亦体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底波拉主动与外邦女子雅忆合作，穆桂英与西夏郡主黄琼女联合反辽，在传统社会书写出女性对民族关系的认识自

^① 陈思宇：《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女英雄——〈木兰辞〉与好莱坞卡通片〈木兰〉的对比研究》，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93-96。[Chen Siyu, "Liangzhong wenhua beijing xia de nü yingxiong: 'Mulan ci' yu Haolaiwu katongpian 'Mulan' de duibi yanjiu" (A Heroine with Two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Ballad of Mulan v.s. Its Cartoon Version), in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0): 93-96.]

觉。她们的家国情怀和醒觉的女性意识也有时代局限性，这种宏大的家国叙事往往以主流文化为认同机制，不同文化下的女性都服从主从性别地位角色的设定。女英雄对当代文化有着鲜明的启发意义。底波拉和雅亿体现着神圣预定的个人英雄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的巾帼将领是儒家忠孝节义文化孕育出的集体主义英雄，这些不同文化下的巾帼英雄诠释着各自所属的爱国主义情怀，创造了属于她们那个时代的英雄文化，对我们重新审视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Brown, F., S. Driver, and C. Briggs. *The Brown-Driver-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 Bost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3.

Taylor, J. Glen. "The Song of Deborah and Two Canaanite Goddess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7, issue. 23 (1982): 99–108.

陈思宇：《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女英雄——〈木兰辞〉与好莱坞卡通片〈木兰〉的对比研究》，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93–96。[Chen Siyu. "Liangzhong wenhua beijing xia de nü yingxiong : 'Mulan ci' yu Haolaiwu katongpian 'Mulan' de duibi yanjiu" (A Heroine with Two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Ballad of Mulan v.s. Its Cartoon Version). In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2010): 93–96.]

- 林邦柱：《忠勇烈火情——穆桂英演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Lin Bangzhu. *Zhongyong liehuo qing: Mu Guiying yanyi* (Loyal and Brave Passion: Romance of Mu Guiying).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9.]
- 王青、李敦庆：《两汉魏晋南北朝民歌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Wang Qin, Li Dunqing. *Lianghan Weijin Nanbei Chao minge ji* (A Collection of Folk Songs in the Ha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熊大木：《杨家将演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Xiong Damu. *Yangjiajiang yanyi* (Legend of Warriors of the Yang Family). Hangzhou: 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杨家府演义》，无名氏、竺少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Yangjia fu yanyi* (The Romance of the Yang Family). Punctuated by Anonymous and Zhu Shaohu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0, 150.]
- 周传家：《家国情怀和女性意识的交响迭奏》，《戏剧综论》，2019年第5期，9-13。[Zhou Chuanjia. “Jiaguo qinghuai he nüxing yishi de jiaoxiang diezou” (Duet of State Nationalism and Female Awarenes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rama*, no. 5 (2019): 9-13.]